

朽株而尺寸無聞其名曰癡隱此四術者君子不可
弗察也夫所謂石隱者則段干木其人是已所謂高
隱者則魯仲連其人是已所謂智隱者則荆軻顏闔
其人是已所謂痴隱者則鮑焦爰旌目其人是已夫
鮑焦者吾不知其何許人也第聞其衣敝衣持蔬而
遇子貢于道也子貢曰吁吾子苦矣衣敝而蔬之持
也鮑焦以言擢子貢子貢亦以言擢鮑焦焦愧而立
槁于洛水之上焉爰旌目者東方之士也餓于道有
狐父之盜曰丘者見而下壺餐以脯之已而知其爲
狐父之盜也乃吐之而兩手據地喀喀而不出竟伏

地而不起也夫此二子者皆古之所謂高節獨行之
士也亦徒聞其能不辱耳而史不著其他奇貨可張
設施行也夫其不辱也固昔人之所謂枯木朽株耳
不亦愚乎若彼鮑子憤世不用蓋與世猶未絕也乃
不能忍痛須時而輕投其身于空虛無用之地此侍
人婢子之所爲一不得意輒効于榻前以爲無復之
耳昔卞生三刖其足矣乃懷璞呱呱而不去彼亦謂
須識者耳卞生不肯亡璞竟剖見珍且乃獲賞鮑子
不聞斯道而徒以憤斃故曰癡隱聖人所不道君子
所不由也荆軻者荆人也楚王使使者齎百金造門

石晉書卷之六 十一
曰請先生治河南荆輿不許也遂負釜戴經而與其妻去莫知所之顏闔者魯人也魯君將造闔使人以幣先焉使者及門而見闔闔給使者去使者復來闔鑿坏而遁矣夫君子之所爲重進者蓋謂其無禮耳今楚旣齎金魯亦攝幣可謂有禮矣乃荆輿滅影顏闔窟跡此之不往則又何須也昔宋人有寶燕石以爲王者襲以十巾藏以革匱人不得觀焉旣發藏則乃燕石也觀者俛首掩口而笑焉則此二子者乃亦寶燕石而懼其發藏以賈笑也乃固秘之耳嗟乎兔絲燕麥徒有其名踴鼎烹雞豈其任乎故引而逃夫

而且博捐金輕幣之譽以遺後世又有高節獨行之風故曰智隱聖人所不道君子所不由也夫旣聖人不肯道君子不可由矣而後世轉稱之何也以其賢于貪生而優于競進也於戲吾竊痛後世之爲士者焉較利害于毫毛之微而爭功名于尺寸之間託名千金坐不垂堂何其怯也已觸三面乞以一目見脫何其哀也積澤之火不揀而麗水之金顧探何其智也食嗟來之食何其苟也伏在車下泣血孫陽何其卑也突梯滑稽以叨升斗何其汙也貶抑孟陬自前進御何其妬也日置驛馬請謝賓客唯恐不徧何其

周也得近霸王不羞牛口又何辱也四至九卿甘宦若飴又何巧也身處江湖心懸魏闕又何鄙也懷不得意坐而書空又何隘也若此類者不能舍生不能遺榮令與立枯吐哺之輩負醜鑿坏之倫同日而並論則高下相絕奚啻萬里無怪乎後世之有述也然以聖人處之則不若是然耳自聖人而降則唯段干木魯仲連之二子者其庶幾焉夫秦將將四十萬之衆而東圍邯鄲也趙危若累碁存亡在俛仰之頃矣趙且欲尊秦爲帝以免難也仲連固不肯而語中有竒殷殷乎有動衆傾秦之術秦將聞之爲引軍去趙

得不亡者仲連之力也趙欲封仲連仲連辭不受壽之金亦辭遂去而逃之海上終身不見也夫却秦存趙不亦偉乎避爵辭金不亦潔乎故曰仲連高隱言善見又善藏也魏在春秋爲小國秦視滅魏若搏豚鼠耳然竟文侯之身不敢加兵于魏者則段干木在焉文侯嘗欲相干木矣干木不肯也乃日造館而請事焉秦將攻魏諫者曰夫魏不可攻也段干木賢者也而魏禮之尚可以加兵乎秦遂輟兵不行夫不就祿位非潔乎趺坐高談令所居之邦不危非才乎故曰干木石隱言堅不可移也世之君子賢干木而右

仲連者獨稱其讓封避相以爲高節獨行之士也而不知二子之所以爲賢者不獨在讓封避相在却敵免難耳不費一領甲不食一斗粟而置兩國于磐石之上敵人虎視狼顧而莫敢誰何此其人豈徒泯泯泯泯居無一物者邪故即不出出即犖犖即不隱隱即冥冥譬之若神龍然能潛能見能上能下不可以形跡拘不可以網羅求也然此唯仲連能當之耳若彼干木者塊處石室彈琴樂道以咏先王之風而不顧人世有拯溺之事其於聖人之出處何乎然能抑秦王之虎心不可及也仲連一試而遁秦雖釋趙螯

必中于他若使仲連拜趙之封而以所壽之千金爲資養賓客以親秦約與國而申誓歡樂則相賀患難則相援亦庶幾哉與桓文之霸業比隆矣而卒乃逃去爲德不博棄百代之烈而薄收須臾之譽非聖人之槩也然能以三寸之舌折強秦四十萬之衆不可及也由此觀之則論士者必投之猝至之難以觀其才焉才旣明矣又試之非意之榮以觀其操焉操旣得矣又納之死生之地以觀其志焉才足以批難矣操足以遺榮矣志足以忘軀矣備斯數道而甘就閒寂終身枯槁乃稱曰高隱也三者缺一焉猶屬之智

隱也夫智隱非傑也痴隱非情也石隱非道也高隱非聖也彼六子者皆非也即有慕其聲而趨之者又以非蹈非也於乎君臣之義其在天地之間也猶之逃雨焉無之而非是履其土而欲潔其躬非也竊其名而佯棄其名非也謂隱獨高非也謂出獨卑非也謂世莫我知非之又非者也夫人也以身盛心以心盛智一人一心一心一智故一人不能當十人之視而視者不止十人一心不能當十心之疑而疑者不止十人彼六子者千百世以前人也千百世之下且猶揭肺腑而定臧否也矧當其時乎語曰楚璧稱璞腐鼠亦稱璞月旦稱朔車斬亦稱朔名實相溷往往有之然而卒有能辨之者甚矣哉君子之出處不可不審也

問古之用兵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故以近待遠以逸待勞以飽待饑信矣然是三者敵與我共焉待之固難而知之尤不易也故曰知彼知己百戰不殆然則所以知之者何道所以待之者何術或謂避實而擊虛或謂變主而為客夫如是則遠近勞逸饑飽勢至不常我以是待之又安知敵之不待我也惟孫子曰善戰者

致人而不致於人斯殆得用兵之要其指意所
在亦有可原者歟方今 國家之於醜虜沿邊
屯戍來禦而去不追較之以三者之勢奚啻百
倍然而在我者未見全勝也在彼者未見全敗
也豈勝敗之數無當於兵法歟抑所以知而待
之者有未盡歟至如昔人堅壁饗士則匈奴遠
遯罷騎屯田則羌虜坐銷其遺論具在亦可採
而行於今歟夫審主客計虛實以全力而制其
救固籌邊者所樂聞也其為我畫必勝之策于
篇

夫兵也者兩設而互敵者也必知之然後能待之必
待之然後能勝之法曰知彼知己百戰不殆言貴知
也以近待遠以佚待勞以飽待饑言貴待也避實而
擊虛變主而為客言貴勝也然則遠近者何言地里
也高壘深溝據險而守是之謂以近待遠勞佚者何
言士馬也敵來挑戰堅壁不出是之謂以佚待勞饑
飽者何言芻餉也轉輸多蓄積富是之謂以飽待饑
虛實者何處乎近得其佚遂其飽則實否則虛主客
者何處乎近得其佚遂其飽則主否則客虛實主客
有常形乎曰水無常勢兵無常形敵而有智者出攻

我要害不得不徙則遠近易矣應揀煩擾則勞佚易矣絕我餉道則饑飽易矣故不為敵撓則我為主而實敵能撓我則反為客而虛善戰者避實而擊虛則實者亦虛變主而為客則客反為主實者亦虛未有弗敗者也客而為主未有弗勝者也夫兵皆喜勝而卒或弗勝皆惡敗而竟底于敗者弗知彼也又弗知己也時勝時敗者或知彼而不知己或知己而不知彼也誠知彼又知己則何敗乎將明其說必徵事焉其證在李牧之制匈奴趙充國之平西羌此兩將者明彼已審主客計虛實通于法術合乎勝道當時稱

之傳于後世昔者匈奴侵趙而李牧守鴈門匈奴數入寇牧誡士卒勿出戰第日椎牛與士卒共食士卒日得賞賜而不用皆願一戰曰吾將何怯也李牧若弗聞匈奴玩之復大入牧勒兵大破之終牧之身匈奴不復來夫牧豈怯虜者哉以為吾卒弱而虜縱以弱卒當縱虜如以卵投石必無幸矣故且待之待之數年一舉而破之若口中虱焉假令牧搖于唇吻休于邪說則喪其本謀趙之亭鄣卒不解甲鼓不停桴永無安枕之期矣昔者漢伐先零以充國往充國引兵至先零見先零或降或叛度其必壞上書請罷騎

有晉和卷之六
兵留屯田爲坐勝之策書三上乃得報分兵爲九校
校各萬人因田致穀撓亂羌衆不得處肥饒之地居
數年先零果大困殺其首惡楊王以降充國書曰臣
豈不知引兵遠攻自避嫌疑此人臣不忠之利非社
稷之福也嗟乎至言哉假令充國不力爭輒以天子
詔討之先零兵強而自據善地軍士困于寒苦之域
罹于疲餒馱瘝之患變且不測况望懸首藁街哉法
曰善戰者致人而不致于人李趙二子誠有之矣頃
歲以來北虜穿塞爲寇大入大利小入小利我軍遇
之輒靡屯之輒解此無他故虜兵與法合我兵乖所

謂也虜合法云何彼雖千里趨戰於法爲遠然絕澗
踰垣遂有其險則奪我之近經涉川谷日夜而馳於
法爲勞然旣入塞結營如堵晝掠夜歸我軍抹東則
擊西抹甲則擊乙則奪我之佚不持糧不載芻於法
爲饑然一入其地即食其有困圍我軍餉道轉絕則
奪我之飽我乖法云何頽垣壞壁延敵而入不可謂
待遠戍卒候望力孤勢弱又不番休不可謂待勞月
廩冬衣踰時不給不可謂待饑且欲爲待之云何他
邊且勿論論其至切者今 國家建都于燕西北以
宣大爲蔽東北以薊州爲藩彼宣大邊垣旣已底績

而薊州一路顧有遺謀雖稱峻嶺絕攀巉石拒口然地形延袤通胡之孔道尚衆自今作之西接宣府東連山海爲邊千二百里誠使幹濟之臣戮力經營令睥睨縱屬亭鄣星聯虜騎望見無可柰何患可少止乃所謂近待遠也戍卒所備者多故力孤力孤故勢弱今可徵募新軍填實空缺以今邊千二百里爲準每百里爲一軍每軍五千人析爲十二區每區置一將領之寬則練習急則拒守分番乘鄣養其精銳乃所謂佚待勞也司計大臣會計內帑若干外儲若干月廩冬衣應時給發賞賜犒予不期而至內帑不足

取之外儲又不足令民買爵贖罪務益蓄積虜若臨邊明以宣示以折其氣而伐其謀乃所謂飽待饑也然虜計狡獪閃忽且欲知之云何邊法故有遠哨近探之卒惟遠哨者未至虜營返而給我近探者虜兵已迫懼爲所得張設危言不符情實以故不能知彼旣不知彼遂昧所待亦不知已勝歸彼敗歸我獨坐此耳今之邊將各養死士數十人親信旣深豈忍負主若驅之哨探令與遠近偵卒偕往借來僞口不至夷情可獲乃所謂知之也且欲勝之云何虜凡大掠必悉衆而行搗其巢穴以牽制之則內顧而憚遠涉

多設疑事離其上下之心令謀臣不用驍將墮體乃
所謂避實而擊虛變主而為客制勝之術也法令久
弛人心不肅且將為所欲為云何曰嚴法董閔于行
石邑山中見澗深峭百仞問之傍人痴兒馬牛無有
入者董乃歎曰使吾法之無赦猶入澗之必死也則
人莫之敢犯也夫人不敢犯則臂揮領招隨所東西
何功不可立何事不可興也法太嚴則厲又欲令人
親我云何曰厚賞越王欲伐吳而未知人心乃自焚
宮室下令曰抹火者比勝敵之賞趨而赴火者六千
人因遂伐吳滅之夫利之所在人忘其害皆為孟賁

婦人拾蠶漁者握鱸所利在此也設我欲為之而人
固撓之云何曰堅其志而已始李牧之壁軍也趙王
用人言譙讓之已又奪之既代者弗利王乃是牧計
聽焉言者自失充國奏事時廷臣非議者十七人中
十五人後計定上詰前非議者皆頓首謝吹竽滿庭
孰辨其美一一聽之乃識其音夫難與慮始可與享
成自古記之觀于二事則吾志決矣志決則功可就
矣雖然士而有志於天下者豈少哉至成功則未焉
何也機有所難窺變有所難圖時有所難矯勢有所
難移或以敢任而坐鬻權或以周謀而自炫智或以

有言稱卷之六
革蠹而誣亂法或以振惰而誚苛衆流言三至慈母
不親况君臣之際乎此有志之士欲爲而懼其撓也
彼李趙二子其志誠堅然亦遇主今者 聖人御世
畢照群情志士奮袂而作投軀而往其誰撓哉其誰
懼哉

問古之言曰君將將將將兵又曰闔以外者將軍
制之夫云將將是將聽君制也曰將軍制之則
君不以制令便宜也此兩言者孰當也李牧之
才不溢于李廣而牧祇以趙許便宜得以擅斷
橫行匈奴不敢近塞漢誠廣勿使當單于令廣

軍出東道廣失志卒敗由斯而觀則言將軍制
之者豈當乎且武帝素壯廣比至行軍輒抑頓
之不究其願何見哉牧雖伸威匈奴大破數十
萬人然先以數千人委之乃後得計夫以我易
彼即所傷過當非完事也趙王何以不問夫將
猶鷹也臂鷹者不得解絛旋解即弗制至搏擊
效能非令其飄飄蕩颺安遂乎茲欲爲之不制
而制制之不制其術何以彼趙漢兩君者似得
之諸士其謂之何

人君命將而假之權則將重然辨將先之矣大將持

權而將其衆則功成然料敵先之矣夫敵害我者也我衆害敵者也兩害相搏必一遭創不料則敵害我矣料之得計則我害敵矣故將有料敵之智而君假之權是與庖丁利刃而便解剥也成功必矣將無料敵之智而君假之權是驅昧子踐蹊壑也敗什必矣失權者何也戰守攻圍緩急進退自我決之者也而入君每惜之恒從中撓之於是將自拘拘則內顧而多憚何功之成故君而握權忍不予人者不可以責功責之則將有解君不辨將妄與人權者不可以悔敗悔之鮮有及也李牧雖賢非趙王許之便宜則牧

無名李廣雖以漢帝制不獲成功竟死即不制之令行其意功亦不可成亦竟死愚讀史傳至李牧則歎趙王賢至李廣則歎武帝明今請畢其說焉夫李牧者趙才將也趙王使牧守鴈門曰牧能擊胡可却趙國患牧至不與匈奴戰下令曰匈奴入寇急入收保敢戰者斬如此數歲王怒而讓李牧牧不動如故王奪李牧將令他將代之他將數與匈奴戰不利敗亡多趙王寤曰牧計良是哉復起李牧守鴈門牧令却如故不出戰後匈奴小入侵趙牧稍出軍佯敗匈奴殺趙二千人單于聞之輒大入牧乃勒兵數萬人翼

擊之匈奴軍十餘萬皆破殺單于遁走語在牧傳中
夫趙國迫邊與匈奴隣匈奴窘急必出而騷趙則趙
乃匈奴之苑囿也趙苦匈奴猶之附頸之癭著背之
疽未始一日忘除也牧不擊匈奴實重違王指及承
王讓而固不擊王豈不能殺牧哉知牧故多筭故且
令他人代之以觀戰守之果孰便也既一寤而召牧
聽牧便宜牧所不便不以強劫牧用此得意于匈奴
趙國以寧即失趙二千人然前數歲收保所活者不
知其幾何人矣後數歲匈奴不敢擾所活者又不知
其幾何人矣兵家無十全之利將欲取之必故予之

九亡而一存罪之可也小衄而大獲寬之可也故曰
趙王可謂善假權者也夫李廣者漢才將也武帝時
廣爲前將軍從大將軍擊匈奴大將軍知單于所居
自走單于而令廣出東道廣請于上曰臣願居前先
死單于上不聽廣愠怒引兵趨東道與大將軍相失
大將軍簿責廣廣不服自殺初廣出鴈門擊匈奴爲
匈奴所得復失之後出右北平全軍幾沒武帝曰廣
年老數竒勿使當單于語在廣傳中夫廣號飛將震
于匈奴武帝豈不欲以虜所憚漢所有者博一竒哉
顧廣好勇而輕趨兵出輒困鴈門之亡北平之敗殊

不厭帝心若曰廣前兩出值匈奴兵多廣何得與戰
令匈奴輕漢故抑制之不令當前固使出東道出東
道與單于相左若當前正與單于遇遇則復敗亡也
廣死以爲漢困我有將如廣武帝豈欲困之謂縱之
適亡之困之實保之也且射虎危道也虎而騰傷廣
竟射殺之與猛獸爭雄兵法曰善戰者立于不敗之
地廣安知之哉當是時漢庭皆推其勇夫冒白刃蹈
湯火此一校之長非大將之器也武帝雄材部署諸
將如師涓鼓絃安柱調撥咸適或令同道或令異道
或令從行或令專趨悉當其能李廣之才與衛青不

甚相遠乃令廣軍統于青受青約束武帝善假權亦
善惜權他主不及也故李牧損趙軍而趙王不問非
宥之也不當問也所謂闔以外將軍制之也漢止廣
勿當單于者非少廣故抑頓之也不可不制也所謂
君將將者也嗟乎爲將者亦難矣弛張大擅則上疑
其志勲伐大顯則衆嫉其能才氣大毅則君制其命
紀律大嚴則衆譏其苛明以其計語人則機泄而事
儼不語之則謗起而身危凡此於將爲患於國弗利
人君不可不察也苟察之則諸患皆消不察之則諸
患並集且牧豈反趙者哉王遷用郭開讒卒殺之信

浮淫之說而甘壞干城之將秦兵至而趙遂無類趙
自亡也非秦能亡趙也廣固輕慄然氣蓋諸將其部
下已俱侯廣將兵至白首猶自爲郎廣安能平老而
固請當前者侯心尚未忘也漢卒抑之既死廣三子
悉拜爲郎生而柰何惜一侯哉漢固不殺廣亦苦廣
甚矣是故人君之御將也鑒別誠精則任不謬處置
得宜則責不怨戰守攻圍緩急進退惟將所裁吾不
制于前也卒而論功罪等賞罰天子之威福行焉若
曰不制實制之矣勝敵者賞沒軍者誅功大而罪薄
者貸罪重而功微者謫銖銖絲絲計量分明制之何

急也然始而約法中而調度一自外決不從中授又
何嘗牽綴之也故媮人勿將無言能制賢將與權無
言復擾昔有張子病腫而命醫治之張子謂曰非
吾背也任子治焉治之遂愈夫身之與國而猶此也
必有所委然後治之柰何立一將于三軍之上行師
萬里之外而不與之便宜也又大醫令淳于意能診
病決人死生文帝問意曰子治病能全無失乎意對
以爲病順者可治逆者不可治不能全無失夫疾之
與兵而猶此也醫無全功將無全勝順逆之勢不可
不參恃權而縱則君與之便宜者反大將之鴆酒也

將而知此則稱善將兵者君而知此則稱善將將者
而天下平平無事矣

問我國家建都北平以宣大薊州爲肩背以遼東
爲左臂謂其外與虜接而內距京師不遠也故
先朝謀臣於此數鎮恒注算焉正德中北虜突
入宣大寇白羊南逼居庸近矣已而見我軍三
面至虜輒遁去卒無所得干時兵何卒辦將何
卒良至今人有傳其事者可爲訓乎花當之子
寇馬蘭谷也射傷裨將桀矣本兵請使責問求
執其子償其罪以明 朝廷之威自是朶顏諸

部畏威奉貢何謀以制之也成化末海西建州
諸夷數犯遼東守臣議主撫本兵議主剿卒用
本兵議與師伐之遼東以寧由是言之則主撫
者非矣乃復有言剿之非者何哉今朶顏諸部
海西諸夷往往竊發爲二境患北虜益驚悍莫
禦故就爾諸士訊所聞而知者以裨邊計苟有
自獻而足效者即不襲故計可也

執事以制夷安邊之畧下詢承學愚也何從與知之
哉雖然竊亦有聞焉而思以効之也愚聞正德中虜
會駐牧威寧海子威寧在宣大二鎮間時王恭襄在

本兵書聞乃即選大將一人叅將二人督京營兵練習之又徵遼東兵赴薊州備之又檄宣大整兵備之既半歲虜不來申令營兵在練者無得怠諸鎮兵亦不解忽而虜果入白羊口南嚮而趨居庸書連至告急乃即遣所選將所練士出擊之遼東兵自左臂至宣大兵隨肩背至諸軍既合虜狼顧駭慄一口輒移去是歲也虜春駐威寧秋乃始入者伺我懈而與得縱也借使我兵以久待不至弛焉彼計中矣蓋虜凡大入必招集諸部落以利啗之不得利不足示信自虜駐威寧即識其計而備之若恭襄者真謀臣也又

聞正德中朵顏會長花當之子寇馬蘭谷也叅將陳乾禦之花當子射乾死恭襄乃請遣使責問花當即如花當不知則執其子來歸償罪花當不坐不服則起大兵伐之以遼東兵攻其左以宣大兵攻其右破滅必矣花當懼服如今夫花當夷種也輕生善鬪豈憚我兵哉貪漢財物如啖甘蔗舍而弗忍唾之也恭襄習之故花當寧棄其子意不絕漢好即如忍而不問將無忌矣今若此則是爵賞之恩予其降伏誅罰之典咎其犯順威惠並著以革其奸而誘其衷若恭襄者真謀臣也又聞成化末海西夷之犯遼東也

驅掠甚盛我軍半創死本兵馬端肅議曰夫海西夷降虜也今來犯是不降也剿之宜否則長驚而狎中國之恩守臣陳越曰剿必啓釁撫之宜 詔從本兵議乃命將出師直臨賊境誅戮俘馘以千百數赫赫燁燁威振殊俗矣夫女直嘗起海西據中土非細物也犯而顧撫之是彼制我也今剿之是我制彼也其時余肅敏譏之曰寧成功于門庭之間勿遠致于敵入之境斯馭夷之恒調非適時之大權也若端肅者真謀臣也夫謀臣之在事也未事而畫之則爲之計利害籌多少視遠視近校彼校我若大賈行貨度三

五之數而等貴賤之利也其畫策而舉也不可誇奪不可禍林迅往迅邁飄飄乎若鷺鳥之搏也若峽水下舟而放之疾也故始無輕發卒鮮墮事後至者弗可弗稽也夫大匠以目中然未有離繩墨巧者也上醫以意中然未有舍方書神者也兵亦若是而已頃歲以來彙類諸部恒出兵以撓薊疆不宜置之不問且 國家所以懷夷者甚厚而又授爵降印世世弗替乃復和親北虜市外交而恐喝疆場之臣以要賞益貨否則來侵弗可狃也可及其來 朝諭之禍福戒勿負恩絕好其撓邊甚者按依前事固求其人罪

之卒之蒙罪者少被賞者多少不勝多則威不勝德
不傷國重不起禍階則朶顏可常服也海西諸夷屋
居田作與中國同射獵侵掠與北虜同蓋兼二俗有
之兼二俗則易制也夫屋居田作則內顧重內顧重
則搗巢之令得懾其奸且彼內附久則信義可責於
其來侵時出銳師以逆境上名曰搗巢按且勿進令
來歸義兵乃解比既歸義則要取盟誓文書以持後
事夷即難信結我將兵之有詞也如此則勦存撫情
撫寓勦威海西夷可常服也至若北虜制之固有舊
算而効卒罕睹何者庸將先失之懦將後失之也何

謂先失之虜將大入其兵非一日能集也又其性儼
黠結營在此所向在彼倏東倏西疾於鳥舉此彼醜
恆態也覘者至苟得虜情能即發符徵兵分地據守
又於要害之口必從之路多張旗幟盛振金鼓示形
以必不可犯示間以必不可乘虜衆望見憚不敢逼
守之無何且移去矣而將不早圖遂令穿塞而入肆
螫我土故曰先失之也此智不能照謀不能先故曰
庸也何謂後失之虜既入塞或合十萬之衆結爲一
營而我軍數萬分爲數處勢不相當安可進取惟得
利歸也則所得有多寡彼醜有喜怒及既出塞輒各

分散不相顧藉苟俟之歸路谿谷之間阨塞之處伏
兵邀擊奪獲畜產即以其半與之宣大之人習勇好
利將奮九死應矣而將不此圖遂令十來十歸窮來
富歸虜無遺矢缺戕之勞而安取漢財如索諸寄故
曰後失之也此其保爵愛身懾禍求全故曰懦也且
彼既僨事矣而始罪之罪之當也無救于僨也故選
將恒談而制虜之術要不出此其若選將則莫如守
臣自薦所知本兵因視所宜任之守臣得良將則外
有與本兵得良將則內有恃殆無憂制虜之術矣雖
然本兵守臣此兩臣者尤要也尤要則尤宜擇也是

故 天子內擇本兵非有識者弗與也外擇守臣非
有識者弗與也兩臣者起而應擇內者量力未能勝
弗敢舉也外者量勢未能運弗敢任也上擇固精下
量又審則才者處權才者處權而疆圉之不固者無
有也本有他長授以樞管則用非其能用非其能而
責疆圉之必固安有也故兩臣先識無識者弗可與
也彼王恭襄馬端肅者並以識勝不識其識則不用
其謀故國有識者又貴識識者何也百年之計不可
以目前効而見在肩睫者謂迂也獨睹之計不可令
衆庶見而不得其指者謂詭也持重之計似怯趨時

右晉書卷之六
三十一
之計似輕勝計佯敗取計佯與凡此皆難識故有識之士恒爲不識者擊之識者一明其指以示無他則謀泄事去與無識同歸矣是故孔子譏不密管仲戒漏言兵且壓境敵國不知其向終日治旅左右不測其爲納之死地猶如用我者置之安利猶如危我者故兵事稱機謂發乎此應乎彼利害迅疾効如去矢胡可泄也胡可漏也此則有識者任兩臣而擇此焉可也愚生自以一得來効如此惟執事裁焉

王氏存笥稿卷之十七

左輔王維禎著

五言古詩

贈瞿太史使梁册封四首

自爲京洛客曲居城西隅軒居避不來之子恒相須
今朝就我辭云望大梁趨眷眷游子情惻惻居人吁
斷蓬處田中風舉而天衢世途多垂別非徒泣楊朱
四牡駕朱輪征夫出薊疆冬旭耀寒圻觀者盈路傍
借問此何爲 皇命爾肅將山河盟帶礪一札縮十
行盛以金錯函襲以錦盤囊置之當轅軛所重在王

有晉書卷之六
三十一
之計似輕勝計佯敗取計佯與凡此皆難識故有識之士恒爲不識者擊之識者一明其指以示無他則謀泄事去與無識同歸矣是故孔子譏不密管仲戒漏言兵且壓境敵國不知其向終日治旅左右不測其爲納之死地猶如用我者置之安利猶如危我者故兵事稱機謂發乎此應乎彼利害迅疾効如去矢胡可泄也胡可漏也此則有識者任兩臣而擇此焉可也愚生自以一得來効如此惟執事裁焉

王氏存笥稿卷之十七

左輔王維禎著

五言古詩

贈瞿太史使梁册封四首

自爲京洛客曲居城西隅軒居避不來之子恒相須
今朝就我辭云望大梁趨眷眷游子情惻惻居人吁
斷蓬處田中風舉而天衢世途多垂別非徒泣楊朱
四牡駕朱輪征夫出薊疆冬旭耀寒圻觀者盈路傍
借問此何爲 皇命爾肅將山河盟帶礪一札縮十
行盛以金錯函襲以錦盤囊置之當轅軛所重在王

在晉書卷之七
章但軫靡及懷焉知使者光

行行歲聿改言及汴河濱春風吹淥波廣樂沸通津
導入梁王苑鴈序鄒枚賓禮竟華筵張俎竿縱橫陳
三爵未云已授簡何殷勤奮筆賦鴻篇逸氣薄蒼旻
坐客咸辟易主君前自申馬卿已牢落千秋爾復振
梁園非不樂王程詎敢稽朝辭淥竹館暮返薊亭栖
經涉百餘城城城哀黔黎一哀困徃徂再哀愁鼓鼙
翹首望君門君門隔雲霓太史采風人聞言良酸嘶
停車遲不發奏章憑軾題天王本弘仁覽之重妻其

贈余駕部之南都四首

我 后洽文德宇內富英彥迅才鬱雲興馳翰若飛
電意氣凌風騷睹者咸驚羨我聞歐冶氏鑄之經百
鍊至道蘊淵玄沙窮今乃見張衡才何逸十稔成二
撰茲藝君能探余心誠繾綣

吾愛南州子懷瑾嗜冲素纓冕填九衢茲爾厭馳騫
拏舟遽南適高跡疇能附黃鵠異凡翮四海隨飛翥
焉能同燕雀依依梁間度炎江晝燄蒸渚芳囿毒霧
願子慎行泊勿云匪躬故

望吳行已即迂棹忽而西問君何爲者嚴親重我悽
趨里瞻喬木別久感故蹊行行造堂階見面情復迷

顧視笥中彩被服爛雲霓承歡安可極簡書曷難稽
含淚仍辭閭悲風爲酸嘶

艤棹陟鍾岫眺竒俯吳疆故宮莽荆榛清淮流未央
千年王氣還 皇祖重開荒岩城依虎踞飛閣擬龍
翔十載心恒往葱鬱詎能忘冀君愜登賦枉我大夫
章歷歷陳今昔慰茲念所當

贈汪氏赴琅琊四首

初景照城闕垂楊蔭廣陌孤鳥遶樹鳴旦出送征客
感物愴離乖逐往思羽翮各天從此始喟然叙疇昔
疇昔比廬舍跡適情復深懽讌共晨夕譬彼連枝禽

子也奏楚歌我乃嗣秦音人生悵雲雨誰能堪別襟
別襟一何悽驅車一何速清晨發易水夕稅瑯山麓
志士無卑業富國在慮淑君其最所司雲錦被林谷
林谷鬱以紆有亭峙其巔昔者醕酌翁樂此著于篇
前瞻滄海流仰捫青雲天魏哉佳勝區非子今誰宣

送人之南陽二首

鬱鬱雲中闕夾道耀朱樓駿馬飾飛纓美人佳遨遊
頓轡趨明光攝容禮九旒出揚珊瑚鞭揖我向宛丘
白水產真人臥龍起南岡運還金欸火事去星無光
予心企遺躅子乃歷故疆贈離兼訊古援筆伸此章

寄謝氏四首

首夏與君別杪秋忽逮茲天道有變易世事安可期
孤鴻暮南適噉噉聲可悲感物惻我衷各天悼乖離
藹藹金閨遊夙昔相追隨婉婉非恒情結義良在斯
驚飈吹飛藿倏爾東南馳安得肅肅羽奮飛從所思
爲金寧免鑠抱王崇其身賈生豈不美棄置湘江濱
仲舒遷膠西三策禍之因賢豪恒屯蹇娥眉召妬嗔
之子投臨海抑鬱志不伸古來多悲憤非爾獨沈淪
蓄德固無匹揮翰亦絕倫令名既勿虧得失焉足陳
佳人邈難即言在赤霞岑高視天宇外長嘯揚哀音

前臨滄海波云是桑麻林神理悟變化何浮不有沉
幽懷自茲釋仙侶相追尋朝騎白鹿遊暮采瑤華吟
倘遇雲中翰願以遺同心上言結永好下言保芳馨
煌煌京洛內羅列十二衢車馬交橫馳纓冕皆鴻儒
日出照閭闔鳴珮紛來趨於心懷我友滄海滯其軀
世故多局促旅遊寡歡娛閒居免憂患言念故里閭
我當返初服避世甘愚鴛子當振羽翮重來翼聖圖
人生各有因不見分飛鳧

與汪仲子別三首

翩翩雙鳳鳥比翼青雲端芳池不獨飲竹實必俱餐

何意相背飛遽令乖所歡我有綠綺琴聊以暫自寬
絲桐感人情拊之哀孤鸞推軫置之去逍遙步何干
中有並游鳧戚戚念彌攢

飄飄子行邁譬如快鵠飛豈不戀同袍所念在庭闈
向期崇朝還今已六年歸升堂視白髮歡極轉歎歎
抽身勅中厨辦膳腴以肥發我昔時箱披我五紋衣
一舞慈顏開再舞百憂違樂莫斯日樂遠遊今悟非
還子無苦顏羈人寡懽趣宛馬東道來西風常反顧
予也塞鄙人謬習從章句會值好文時凌風偶鸞翥
天路豈不廓翱翔非所慕華嶽雲臺邊翳翳遶松樹

其下盤茯苓其上棲白鷺歸與依吾鄉延年而保素

贈謝子令大興

騏驥信千里發足在跬步卑卑栖棘羽縱之凌雲霧
子也毛骨殊相要終天路茲焉逝行役願言慎所務
絃歌武城化彈琴單人附桐鄉炳遺烈河陽蔚花樹
平生蘊固竒古人良可慕隘子計微細達夫修遠度
令名苟不虧折腰安足顧

贈汪子

迢迢東南帆逝將赴舊京洪川無滯楫况乃奉王程
西顧望楚天白雲忽而生以茲感人腸游子安得寧

存善稿卷之七
五
改棹遵彭蠡沿涯采蘭英簡書豈不畏念此二人情
如何絕裾子逐逐但榮名

慶源堂爲許氏作

赫赫許氏宗光祚一何侈里門擁丹轂殿廷接珠履
高陽謝多才常相慙趾美美來諒有端云自哲祖始
哲祖昔未達懷瑾栖窮里開堂羅詩書背軒藝桑梓
得宦不嗟卑翼以貽孫子嗣者既雲興覽故情靡已
息陰寧忘植對食必念未三徑拓往規層構竦今址
制改理無違代遙跡逾起豈伊輪與競於焉祖是似
粲粲新宮號玩之示訓理本本水有源來世其敬止

世芳樓爲松翁相公作

皇代紹神聖賢哲應時作大公旣龍奮嗣公亦鳳躍
鳳躍在天池懷里眷昔閣前臨函谷關俯睇弘農郭
長流縈綠澗遠巖耀蓮萼基崇望自延跡阻興焉託
獨徃憶前人宦成謝羈縛中園遂偃仰顧已嘆今昨
抑心違故築年悠寂以寘蘚苔冒綺䟽雲霧侵珠箔
朝林誠蒼蔚夕原信寥廓曩眺愜真趣今賞成虛諾
振衣一何有 君王恩非薄

爲介翁元宰題三瑞圖

品物燦殊形至德合一軌軌一氣斯觸形殊類則似

伊昔嚴園竹亭亭鈴岡趾肅肅霜雪幹猗猗東南美
主人伏欲興靈篠闡玄理七節屈雙伸岐枝雙翼起
祥鍾兆果符跡奮悟同揆譬彼伶倫遭裁之吹宮徵
既舞阿閣鳳亦躍天池鯉熙化豈異求調律今在此
誰謂嶰谷管復當楚山裏

右瑞竹

煌煌百卉內芝也擅其神檢圖誠弗爽召祥亦有因
猗茲負鬪翁佐 帝康斯民斯民既已康 皇情豫
且親閣曰延思名界之楚城闢其域未闕時有芝生
輪困俄而茲役興識者嘆屢由青者表文德赤者象
龍鱗綺錯非一色徵理見古人謙謙君子志睹瑞懼
益振上以謂乾造下以謂坤珍

右瑞芝

四運無停軌迅商萬妍謝盈盈池中萼灼灼長安舍
孤莖翠自持雙蒂紅相射芳流詎因風光深不減夏
觀者摩朝簪一顧一驚詫借問此何爲靈根結其下
氣合株乃連精通色無亞何異同心人駢肩而並駕
古人云此華服之能羽化美人玩不采但對持杯掌
玩之有真契朝吟繼以夜

右嘉蓮

贈表生督兵守鳳陽三首

初陽照東壁有客欸我門問客何所之駕言趨帝
園腰佩金錯刀羽旄豎戎軒意氣無江湖轅馬望路
奔張君辨豐缺神光躍厚坤願子策高足慰我思所
存

汎舟越長江行行屆陵宮陵宮一何麗樓觀鬱雲
虹崇巖翳松栢金闕羅罷熊將軍中夜起仰天天無
風回寢顧牀頭寶刀挂雌雄但令四境謐疇願冊元
功

淮野山盤曲雉兔交回岡躍馬徵徒出觀者盈路傍

矢發不虛歸左右斃僂翔就岩敲石火炎鮮呼金觴
還車意未已試巧疊穿楊從禽豈所欲聊以娛時康

燕子磯次韻二首

蔡生期久榮主父嘆日暮始圖豈不偉終稅寂無趣
伊余慚無姿敢云附隱霧睠茲清江流前種蒼桑樹
四節逝不居奄忽改芳杜因之慕幽人異與訂良晤
天外狎鷗群雲中躡仙路所嗟乏羽翰萬里安能去
弱冠事遨遊廿年承雨露戀恩恩未酬檢齒齒非故
驅逐將如何徒令鬢髮素

旅愁苦未央日夜相糾錯雖云廁纓冕何異坐窘約

散步出郊圻，倏登川上閣。波長情既延，景異跡仍泊。
目睟江雲卷，意屬渚禽落。祗令鄉思馳，轉覺衣帶闊。
行止嗟誰尤，悔吝亦自作。王喬厭塵劫，屈平嗜蘭薄。
往哉無淹駟，去矣有飛鶴。窈窕三山秀，靈恠五丁鑿。
且共同懷子，相從覓所樂。

七言古詩

贈孫伯泉畫菊歌并序

楨所謂畫菊歌者，辭旨局促，才藻繁猥，視古作者
相距殆千里。然以發抒花態，抉剔筆精，則自謂十
九有中矣。夫畫之道與詩通也，神情苟會，意象隨

具心手，應援則態度弗乖，古亦有言，惟其有之是
以似之。伯泉之謂也。若中無栽植，臨景髣髴，得其
莖則葉失體，幹即完色，相不浮，詩亦若是而已。故
諸藝能之品，未始無法。泥法者，隘弗學，弗得自得
者，鮮哉。楨自操觚以來，注情篇什，期詣淵邃，然妙
悟竟隔。即觀伯泉所為菊窮日拂玩，脉脉灑灑，遂
有解如此。云昔張旭善草書，自以謂見公主與擔
夫爭道而得其意已。又觀公孫夫人舞劍而得神
俊，楨之童昧闇劣，惡敢自託於古人。然於徵類觸
長之道，因甲求乙之術，則竊所學焉。為念通家骨

肉之誼有投必合之情輒吐新識欲秘不得使語
諸人人則自延誕責此其囿哉歌即勒卷用備筭
一物且令觀者知西國鄙生有此崇嗜與看花
玄都之傍異矣若其爲伯泉傳聲於不朽則以俟
賦落英之才蘊東離之致者大衍厥辭楨非其輩
也新暑薄人有言不得具然物理亦止此伯泉其
謂何

畫菊自有孫伯子眼中菊花無顏色千葩萬萼出愈
奇鄭老王丞掩不得鄙人重菊尤重孫初乞一揮挂
無軒霜天搖落群芳盡錦石崢嶸數樹存坐觀立玩

忻還訝紫艷金英爛相射恍惚如遊甘谷叢葳蕤疑
傍東離下東離甘谷杳難尋畫手千年祇見今細葉
踈枝秋嫋娜含烟帶露氣蕭森吁嗟伯子之菊胡爾
殊少日致品自三吳分畦列植繞山墅朝吟把朶夕
對壺一吟一醉情相悅便欲因之向點綴濡毫拂絹
花神愁生色真機造化泄名筆今餘二十年長安門
闕踏將穿孤芳一出連城賤尺幅持來萬戶傳孫伯
子勁氣貞操無與比畫中霜幹宛相似已知勳望收
人寰况覩丹青推 帝里東園繁華李共桃才看綽
約倏飄搖南渚芙蓉雖稱絕娉婷可耐秋風高三花

存管稿卷之七
十一
總不煩君手煩君更寫菊之友紫蘭翠竹團清泉天
寒歲暮恒相守

錦江行贈陸子使蜀

君不見濯錦江中錦爲水形勝冠絕西南州遠勢透
迤作字轉清波湫滯帶花流蜀女濯錦錦爲燦水之
奇異殊足嘆安得臨流一浣之令我胸中生錦瀾錦
瀾星橋萬里餘使君今乘駟馬車琴堂夕訪相如調
草閣朝尋楊子廬楊馬千年俱已矣只今惟有錦江
水君飲江水餐江芷期君文章亦如此人言君行解
網羅君行猶自費吟哦峽樹時聽啼血鳥渚風遙遞
竹枝歌歲晚看君西南鷺到時雪滿錦江路江頭得
句應念余江中鯉魚幸無數

相逢行贈艾少參

艾子別予凡幾載長安柳色十更代邇來復走長安
陌相逢杯酒俱感慨予今醜老昔朱顏子亦四十鬢
且斑向來形容不自保何況萬事反覆間君不見漢
家五侯雄甲舍車馬紛紛候門下草玄閣中揚子雲
閉戶反遭時人罵又不見斯非結交誓生死秦雖貴
斯非有名一朝寵利防傾奪背面戈矛不顧盟今人
古人皆若此言之憤懣哀歌起五陵豪俠今非少百

右善和卷之十七
歲交游吾與子子到長安已在春宿昔意氣不沉淪
要路朱門絕謁謝窮巷往往停車輪是時東北有胡
塵要子請予致其身吐膽傾心有大節蘭芬金斷豈
常人歡遊未極復分散大梁遙指黃河岍君歸大梁
憶長安予望黃河生嗟嘆黃河淼淼與天連正月雪
消注百川我乃持戟帝座前安得同汎黃河船

石鼓殘文歌

我聞宣王石鼓史籀筆文辭簡質字鈿利歲久剝落
塌摹昏讀者往往恨弗備頃登汪君堂見此更惆悵
形畫失真事之微中興勳蹟隨彫喪於乎文武已歿

成康往幽厲再傳姬祚衰田事不講武威弛宣也英
英嗣其基岐山之陽廣且夷我馬可驅車可馳召從
百辟修舊典左驂右駟各有儀君王大輅吉日出旌
旆凌亂天風吹駢駢射競獻巧喧聲振山山爲披
汧水汚水魚瀾瀾選徒擲網又一時事罷從臣奏大
咸爰請礪石勒其銘豈徒風烈紹先世要令千載垂
鴻名人言禽荒古有誠彼美宣王寧無解獫狁內侵
蠻夷悔我武不揚萬事壞請君究古蒐遺編叅訂闕
文禪之全賢聖作事固可傳毋爲區區點畫論精妍

贈劉少參赴楚守 顯陵

先皇昔時乘飛龍飛龍弓墮楚山中其後瑤池邀
聖母遺珮却在燕臺宮當時諸臣議頗紛或欲別隊
比湘君所賴我 皇見不移同室同穴古有云嘉靖
己亥二三月 大駕親行觀陵闕美門馳道皆新啓
荆榛爲掃山突兀歸來始發梓宮舟五月江平非人
謀使者還報哀未已更詔置吏守其丘茲丘截業俯
南州下峯踞虎上盤螺金粟之山何足數黃帝橋陵
未可儔中有桂樹枝相結雙棲鸞鴛將九雛自從置
吏十年周關臨虎豹茂松楸崖頭石鏡光閃爍山鬼
驚避聲啾啾劉君此去百不憂伏臘虛筵俎豆張但
奉衣冠時出遊亭碑雙峙功德在閑別苔蘚識蝌蚪
我聞洞庭以南即蒼梧隔岸有廟帝女孤十年斑竹
猶含怨一水盈盈不得俱只今 二聖共一山翠華
雲輶相往還夜深風起萬壑間虛空珊珊響珮環君
也聞之動心顏君也聞之動心顏

對雨篇

西山黯黯雲氣黑日落未落帶雨色夜深亂鴉九衢
喧轟雷壓城雨翻盆攬衣驚出莽四顧前屋後屋溜
如注樓頭鍾鼓不聞傳但聞玉溝濺濺波濤怒此時
上御集靈臺燭裏龍顏筦筦開平明筵張雨亦歇左

右爭進萬年杯君不見大麥回枯小麥青社鼓賽神
民樂生

對雨後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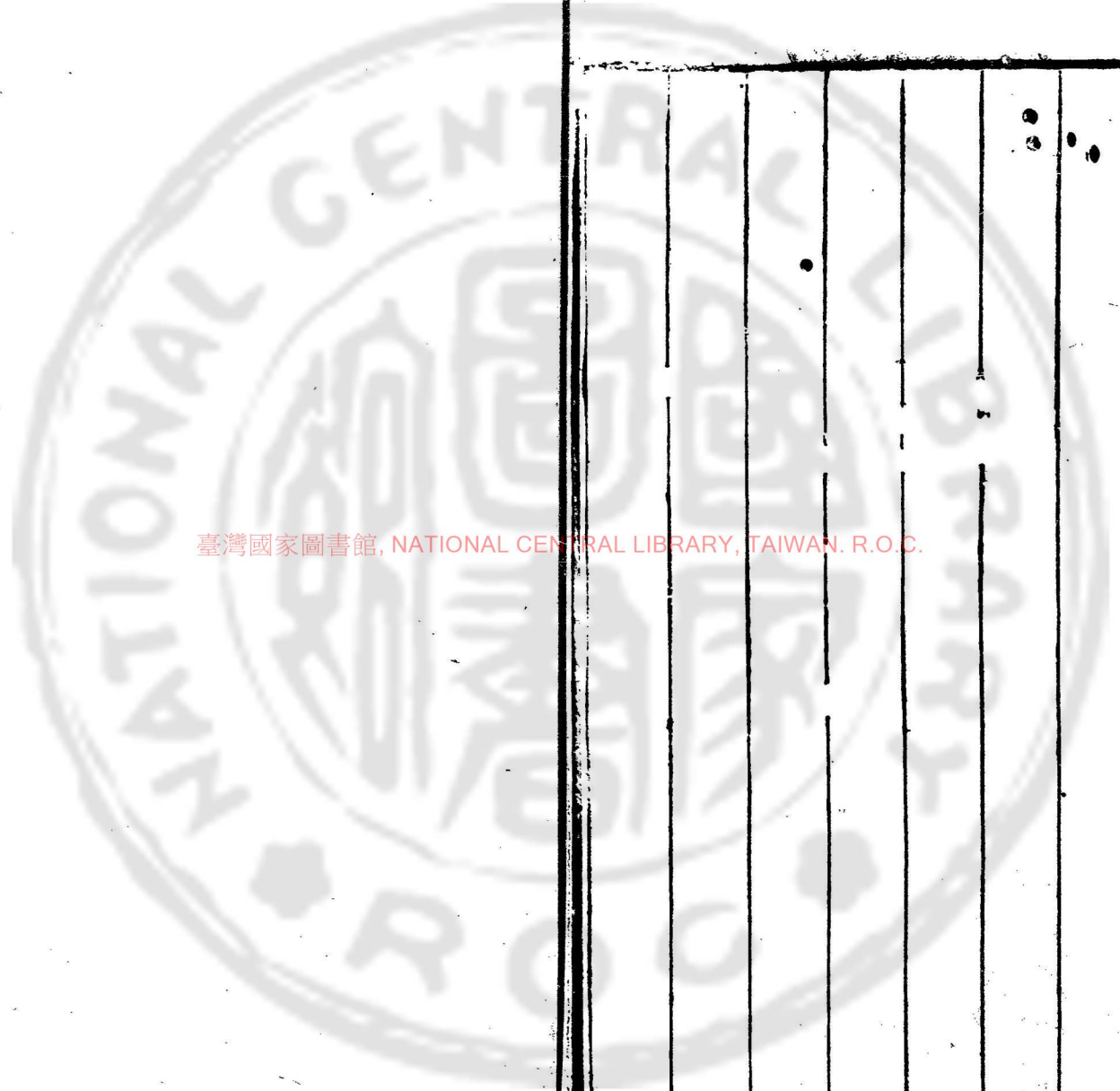
燕市雨餘花如簇買之日本植屋後晴日亭亭一株
立餘株散地垂不茂朝雲靈霽風淅瀝前雨既足今
雨又推窓看花意轉嗔立者自立仆者仆栽培枉費
主人心我堂不妍翻增陋雨兮雨兮澤何厚脉脉相
對移清晝

東海篇送劉太守入 覲

渭水湯湯流言歸東海東我送劉大夫臨流酌酒筒

大夫東征氣磊磊聽我為子歌東海東海天開萬水
窟萬水東奔誰能改誰能改赴海門萬水灣環此水
尊風雲晝吐蓬萊氣蛟蜃宵蟠日月根日月蓬萊光
相映六鰲穩載波如鏡島樹嘗聞鸞鳳棲鮫宮不道
鯨鯢橫島中十二樓樓上集神仙絳節搖搖紛閃爍
霞裳兩兩劇聯翩霞裳絳節數不計共向鈎陳朝玉
帝水底龍吟簫自吹雲中鶴淚曲新製新製一曲世所希
玉帝朝來啓玉扉王喬從此登仙籍方朔今回近太
微劉大夫覲天子萬水朝宗宛相似君不見皇家車
書八表同皇居正向海濱起君行會到東海濱蓬萊

倫 雙闕玉麟响天子見之用爾作近臣不信試看王喬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